



栗谷全書
七

疏劄

卷二十七

~ 16
2426
7



2426
37-7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七目錄



疏劄五

辭大司諫兼陳洗滌東西疏

代白參贊仁傑疏

司諫院請變通弊法劄

司諫院請進德修政劄

辭大司諫疏

辭戶曹判書疏

陳時弊疏

陳情乞退疏

陳時事疏

被劾辭兵曹判書疏

再疏

三疏

四疏

五疏

六疏

辭吏曹判書疏

再疏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七

疏劄五

辭大司諫兼陳洗滌東西疏 己卯

伏以蟻蝨微臣獲罪于天痼疾在躬自廢溝壑惟是
 愛君一念不以進退有聞頃日伏聞 聖上遇災
 警惕 下教求言深欲披肝瀝膽更叫 天閭歷陳
 居圉卒荒敵至必敗之形兼進養兵休民預備不虞
 之策而又伏惟念臣本淺薄不能見信於 聖明從
 前連章累牘盡歸空言喋喋無益故悶然中止既而
 繼聞時論不靖士類泮渙朝廷之上和氣日消閭巷
 之間浮議雲興臣誠痛恨仰屋竊歎又不敢以寸忱

仰達 冕旒之下時或中夜撫枕耿耿不寐今茲伏承 召命責以諫長之職感激之極彌增惶恐臣之才疎病深不能前進之狀曾悉底蘊仰渥 聖聰者非一非再式至于今舊病不瘳新知不長揣分揆義尙無就職之路東望隕淚精爽空飛第念 天恩重疊愈久有加臣今身既不進口又無言則臣罪尤大矣茲陳瞽說伏祈 睿採焉今之時事可言者多矣姑先以最切而急者論之臣聞自古國家之所恃而維持者士林也士林者有國之元氣也士林盛而和則其國治士林激而分則其國亂士林敗而盡則其國亡已然之迹昭載簡策昔者帝舜命九官十二牧

而濟濟相讓周武之臣三千同心同德此則士林之盛而和者也唐之李德裕牛僧孺分朋結黨相傾相軋宋之羣賢以類相從論議不協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名此則士林之激而分者也東漢黨錮之禍忠賢殆無孑遺唐末白馬之慘清流悉葬魚腹前宋章蔡之徒悉逐元祐諸賢而至立姦黨之碑此則士林之敗而盡者也其治亂興亡莫不由之此理勢之必至者也今之士林可謂和乎臣未能知也但聞東西之說爲今大崇此臣之所深憂也臣請循本而言之沈義謙出於威曉之中稍有向善之心癸亥年間李樑方禍士林而義謙有救護之力故士林許其爲人

許義謙者是前輩士類也金孝元少時雖無檢束而後乃改行爲善及其從仕也律身清苦不畏強禦且喜汲引名流故士林多推重焉許孝元者是後輩士類也前後輩皆是士類也若使不相疑阻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則不亦善乎只緣義謙不忘孝元少時之愆屢過清選之望而孝元聲名日盛竟不得抑及孝元得路之後又議義謙之失以爲釐且氣粗不可柄用夫義謙之短孝元初非有夙怨可銜也只執嫉惡之心而不知變通耳孝元之疵義謙亦非必欲復其私憾也適其所見如此耳於是傍觀者不能深究其實而泛說一人交惡加以不逞之徒交構兩間顯

有分黨之漸乙亥年間臣在玉堂日見其然深知異日醞釀成禍乃見大臣盧守慎曰兩人皆士類非有黑白邪正之可辨亦非真成嫌隙必欲相害也只是流言交亂使朝著不靖若此不已恐成大患不若姑出兩人於外而消融彼此以鎮之也守慎之意適與臣合達于經席兩出之後意謂庶幾帖息而臣以病退時事之誤末如之何而議者始以出孝元爲臣之咎矣於是喜事造言者做出東西之說勿論公私得失而只以許義謙者謂之西人以許孝元者謂之東人朝紳苟非庸碌闕茸則皆入東西指目之中嗟乎前輩士類非盡趨附於義謙也亦多有以清望自

樹立者只是義謙自附士類而乃以前輩皆護之義謙門客則爲前輩者不亦辱乎後輩士類亦非盡服孝元而推爲領袖也亦多有以學問名世得孝元之向慕者而乃以後輩舉諉之孝元門客則爲後輩者不亦羞乎東西之名一出而朝著無全人其亦可謂士林之厄會歟乙亥之所謂西人者既失人心而厥後所謂東人者漸主清論不待相角而勝負已決矣去年金誠一於經席言及貪汚行賂而被殿下粹問其名乃不敢隱直啓所聞輾轉發露爰及受者臺諫不得已始劾三尹當初非必有心於排擊三尹也偶發之言馴至於此但東西立名爲日已久而

受賂之家適指三尹故傍觀者皆以爲有意於攻西而不主於按賊也其時諫長金繼輝受假在鄉不能深察曲折只聽道路之言且以東人攻西爲不韙故馳來獨啓言甚失中過不知裁惹起士類之憤激遂致大擾臣於平日嘗以繼輝爲解事可仗而一朝疎脫至此真是咄咄怪事矣既然之後若有心公見明者鎮定兩閒和平其議則庶或可以安靖而大臣僅能自守而力不能鎮物其餘卿大夫緘默容身苟避鋒鏑一任後輩之所爲於是羣憾蝟起衆怒如火議論日激無所裁制譬如萬斛之船泛于風濤無一人操柁而人競擊楫罔有攸届臣未知厥終之如何

也日者憲府之疏始敢顯斥西人爲邪黨以義謙爲小人議論之激極於此矣孝元臣所知也義謙亦臣所知也論其人則皆可用也語其失則可謂兩非也若必以一人爲君子一人爲小人則臣未之信也何謂兩非自古外戚之預政鮮有不敗者雖以竇武長孫無忌之忠賢尙且膏身砧斧義謙何人敢以外戚欲預政事乎此則義謙之非也自古君子鮮不避嫌瓜田納履李下整冠古人所戒也只有聖人大賢能不避嫌焉孝元何人乃不避嫌而直詆義謙自取報怨之名以來交構之舌乎此則孝元之非也臣爲是論故今之議者皆譏臣以爲含糊兩可是非不明白

印一
作日

天下安有兩是兩非乎臣謹應之曰天下之爭是非者亦有兩是焉武王伐紂伯夷扣馬此乃兩是也亦有兩非焉戰國諸侯之兵爭此乃兩非也若使義謙誤國而東人攻之則是非不喻而自定矣何費辭說之有今則不然國家治亂生民休戚不係於義謙之進退而明目張膽必欲置之於小人之域者果何見歟竊觀時輩之意不過欲防義謙再入之路只加以小人之名然後乃以和平處之故其言曰是非不可不明白處置不可不和平此言似矣而實無要領何以言之夫所謂調劑者兩皆士類故可以相和矣若是一爲君子一爲小人則水火不同器薰蕕非一叢

自古及今安有君子小人同調共劑而能保其國者乎是故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公之所以亡也傳曰見不賢而不能遠過也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裔不與同中國古之君子待小人若是其嚴者何也小人在朝必能禍人國家故也今之言者若以義謙爲小人則當盡言不諱列數過惡亟加以流放竄殛之典可也今乃隱忍容護是事 殿下不以直也若以義謙爲非小人則 啓達之辭不可不慎而無故加人以惡名不度虛實惟快於意是事 殿下不以誠也言者進退無據必居一於是矣義謙則已矣收司之律延及善士至如鄭澈忠清剛介一心憂

國雖量狹見偏病於執滯而論其氣節則實是一鶚之比而乃加以黨邪之名使不能接迹於朝列焉金繼輝清白自守明練典故雖不重不戚病於輕率而論其才器則求之列卿未見其比而亦加以鼗鼓之誚使之退遯於荒野焉韓脩恬靜老成好善愛士雖才智學識有所未裕而論其心行則實是一國之良士也而一言見忤毀謗沓至使之杜門不出焉不論餘事只此三人之退已爲可惜况其吹毛覓疵使受汚名者不止於此乎時輩之意亦非欲盡斥西人也只欲強定國是必使一時之人皆曰東正西邪然後乃收而爵之使不抗己此其素計也雖然一簞食一

豆羹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安有名爲士類而甘受惡名俯就羈縻者乎待之不以士類而乃以退去爲彼之過則是閉之門而使之入也乙亥西人固失於前而今者東人之失殆過於乙亥尤而效之不亦已甚乎噫朝廷者 殿下之朝廷也官爵者國家之公器也當以公論盡用一時之人才義謙孝元兩人是非之辨有何大關而乃以此定其舉錯乎况國是之定尤不可以口舌爭也人心之所同然者謂之公論公論之所在謂之國是國是者一國之人不謀而同是者也非誘以利非怵以威而三尺童子亦知其是者此乃國是也今之所謂國是則異於此只是主

論者自以爲是而聞之者或從或違至於愚夫愚婦亦皆半是半非終無歸一之期豈可家喻戶說而強定之乎不過益人之疑而反生厲階耳作此論者非士類之意盡然也其間非無深識遠慮之士而迫於衆議不能自主張焉士論之橫潰何時可定乎嗚呼才難之歎三代猶然矧今衰世人物眇然屈指無幾雖使一時士類不問前後同寅協恭共濟國事猶恐時危力絀不克有成况復限以東西甄別流品必欲捨彼取此者乎一自蚌鷁相持之後前瞻後顧左牽右掣猶恐彼之圖我故更無餘力可及他務夫是之故仕路混濁紀綱日頽生民日殘而莫之匡救假使

東得君子之名西得小人之名其亦何補於四方之
蹙蹙乎臣之所憂不止於此自古士類多敗少成雖
使持論粹然一出於正尙被小人加以朋黨之名誅
竄相繼况今士類處事失中讒間易乘安知後日之
禍不兆於今日之舉乎若有小人窺伺機會巧生網
打之計則臣恐激而分者變爲敗而盡而國隨而亡
也乙巳大小尹之分黨初不與於士林而尙彼小人
之嫁禍况今士林相激而寧免士林之禍乎幸今
聖明當宁洞燭情狀而且無小人可乘之機故雖致
紛挐而不生大禍此則 聖主之惠也雖然及今
聖明之朝不施解紛之策而任其傾軋無有了期則

後日潰癰之痛必甚於今日而非所以貽厥燕翼之
謨也 殿下其不欲朝廷安靖國論歸一乎夫朝廷
之靖國論之一亦有二道焉君子得君諫行言聽百
僚奉職莫有異論則是以善歸一者也小人得君謀
行計遂箝制人口道路以目則是以不善歸一者也
當今 聖明如日中天固無小人售姦者矣又不聞
君子之行道者也小人既不售姦君子又不行道則
宜乎人各有言囂囂不定也近來國家無世不被小
人之禍以不善歸一者則聞見已熟矣 殿下何不
一使君子得志使斯世得見以善歸一之盛事乎伏
願 殿下以臣此疏下于公卿大臣使之商議如以

臣言爲是則 下教朝紳使之洗滌東西不復甄別
惟賢惟才則用之不賢不才則舍之同朝之士舉皆
一心徇國無復疑阻激濁揚清整肅朝綱而其或偏
主己見不從公議者則裁而抑之或有必欲交構造
言生事者則斥而遠之夫如是則士林之幸可勝道
哉如以臣言爲非則亦須顯加庇惡之罪永不收敘
亦定國是之一助也臣非不知臣疏朝上醜詆之口
夕集臣身而不容自己者伏念愚臣受 國厚恩仰
報無路假使摩頂放踵苟利國家臣亦不辭豈敢只
欲保全虛名而不盡忠言以負 殿下乎臣言略盡
而又念國家自韓明澮以來外戚多執權柄蠹國病

民爲世大患甚者至於魚肉士林故外戚二字士類
視之有同豺虎鬼蜮蹙頞相對者有年數矣如義謙
者別無罪惡而一遭指玷年少士類望風排擯猶恐
不及者豈盡希旨附會者乎良由名爲外戚故不復
舒究而一槩非之耳由是觀之則雖洗滌東西悉加
器使而若義謙則只當保其爵祿不可更居要地也
因此垂訓後世使之永勿授外戚以權柄則亦 聖
明裕後之一道也嗚呼今日可言者豈止於此乎若
其養兵休民預備不虞之策則臣雖在野爲國焦思
或有愚見而決知迂疎之計不合時用故不敢瀆陳
矣恭惟 殿下每下召命者此豈哀臣之窮而欲祿

之乎必念愚臣之言或有可採故也臣雖病不能進而言則已達矣儻蒙用臣之言遞臣之職而許臣閒退使得優游養病耕鑿任意則天地父母之恩臣尤不知所報伏惟 聖明垂諒焉

代白參贊 仁傑疏

伏以臣以無狀受恩 四朝退老田野 寵賚滋重 臣誠感激無路報效思欲一瞻 天光粗酬宿願然後還仆溝壑死亦瞑目故日者作氣趨朝一侍 經幄老耄既極氣力漸盡趨踰 殿階已致委頓暨至榻前心神昏塞眼暗耳聾慌惚茫昧 天顏咫尺 玉音弘亮而了不得聞平日所懷百不達一雖有所

達志燕言越始東終西顛倒錯亂不成倫理退而追思如醉如夢 筵中言語都不省記及因同時入侍之人得聞其一二則凡臣所達之辭與臣所懷之志大相逕庭驚惋累日病懷益惡臣之衰耗朝夕就木言之得失雖不足恤第以自 上眷顧之隆如此其過分而乃於臨訣之際言多害理若 聖明諉之老妄而不採則幸矣如或不廢其言則豈不為盛代之疵累乎茲不默默作非敢明臣意伏惟 睿察焉臣言之失不可一一追記但其中指朴淳為有才無德云者果出於臣口則此言實非臣意也語失倫序而然耳今日廷臣之學知向方者莫如朴淳才堪託重

者亦莫如朴淳惓惓憂國者亦莫如朴淳而臣平日
常以淳之才誠固兼而德量不足爲未盡故有責備
之意而乃於 筵中昏眩之際胡亂 啓達至謂之
有才無德則轉失本意比之於才勝德之小人矣臣
雖至極妄悖安敢指士林領袖之大臣爲有才無德
之小人乎伏願 聖明覺其妄發察其本情勿以此
輕待賢相焉至於 殿下清問有曰今之朝廷何如
乎此正老臣平日所欲極言竭論者而臣不能仰聆
玉音乃答以他沮董之說臣尤驚恨今伏私室平朝
之間精神稍定乃撫平昔所懷而爲說曰自古人君
孰不欲士論歸一朝廷安靖乎然而其所以定于一

者有二道焉君子得君上下相孚而政治日興生民
日寧時無可議之疵則議論無不同而士林定焉此
是以善定者也如或小人得君上下相結而異言者
見斥誹謗者獲罪惟務防民之口則議論不敢異而
國言定焉此是以不善定者也若乃上不至於以善
定而下不至於以不善定則人各立論以類相從是
非相亂取捨靡常政出多門朝廷不靖焉此是不定
者也古之人有以善定者五帝三王尙矣無以言爲
下至漢高祖文帝光武昭烈唐太宗及玄宗初年宋
太祖仁宗暨我 世宗大王之時皆是以善定之類
也有以不善定者桀殺龍逢紂殺比干漢成帝殺王

章至於趙高之於秦王莽之於漢虞世基之於隋李
林甫之於唐秦檜賈似道之於宋天下岌岌而人莫
敢言者是也至如乙巳之禍燎原滔天而在朝者以
言爲戒鳳城之死也舉朝皆曰可殺莫敢異議此乃
以不善定之明驗也古者亦有不定之時矣就其中
言之則唐懿宗以後時論不定牛李分黨日事報復
政以漸壞陵夷至於僖昭而天下卒於亂亡焉有宋
元祐之末司馬光旣歿羣賢各以類分朋相傾相軋
而被小人乘隙施卞莊子之術一網打盡而宋以不
振淪於夷狄焉此是不定之驗也今日朝廷之勢亦
殿下之所洞照也 殿下高亢獨運俯視一世無人

得被信重用則君子雖欲得君而以善定其可得
乎 殿下明粹寡慾不惑佞倖之導以邪逕不悅姦
猾之得擅權勢則小人雖欲得君而以不善定亦不
可得也今日之朝廷其將以不定趨於亂亡乎乙亥
年間臣在草野竊聞縉紳有沈義謙金孝元分黨之
說當時大臣及近臣有憂之者相議作鎮定之計
啓於經席兩出補外議論稍息若於其時 殿下信
用賢士上下相孚則朝廷可靖而國事可爲也良由
殿下無必治之志無待賢之誠故羣臣解體國綱弛
散浮議雲興做出東西之目稍涉於義謙儕輩者則
指謂之西稍涉於孝元儕輩者則指謂之東朝士若

非特立獨行及庸碌闕尊則皆入東西指目之中駁論一人則衆必譁然曰某是某黨故被駁也薦用一人則衆必譁然曰某是某黨故被薦也一駁一薦無不指以私情而臺諫銓曹不能措手足焉其間重爵祿輕名義之徒則乘朝綱之不振也爭事漁利賄賂公行曩時權姦之秉政也爲守令者只賂一二人而可恃爲援故所賂雖重而其力不分焉今之朝廷泥濘無依不可賂一二人而爲可恃之援必處處行賂然後得以自安故所賂雖輕而其力分焉其數不減於前矣爲士類者雖欲忼慨論劾而恐上疑其相攻擊也恐下議其斥異己也相顧憂嘆莫敢發言邦

本日以困國脈日以傷東西二字是亡國之禍胎也殿下其亦灼見之乎其思所以救止之乎嗚呼士之特立獨行者世不疊見而庸碌闕尊者又不可用則今日可用之士皆入東西之目矣其所謂東者則多指年少新進而志於爲善勇於謀國誠心方盛此當誘掖扶植宰制裁成而不可排抑以沮其志也其所謂西者則多指先輩舊臣而經歷變故力去權姦功在社稷此當眷待無替刮垢磨光而不可疎斥以失其心也以東攻西不可也以西攻東不可也若欲盡斥東西則是空殿下之朝廷也爲此論者必是小人章惇蔡京之流也必欲調和鎮定使之同寅協

恭者其君子之論乎 殿下如欲調和鎮定則必得士類之見明心公人所信服者引以爲腹心而打破東西不問其類惟賢且才則用之非賢且才則舍之使之激濁揚清稍治其貪汚者使不得病國而病民則今之國事猶有庶幾之望矣若不信任賢士不分臧否清濁而惟務鎮定則清議鬱而不行貪風盛而莫遏馴致人心渙散國非其國矣 殿下勿以臣之老耄而忽其言幸甚臣又竊念公論者有國之元氣也公論在於朝廷則其國治公論在於閭巷則其國亂若上下俱無公論則其國亡何則在上者不能主公論而惡公論之在下也防之口而治其罪則其國

未有不亡者也周有衛巫之監秦有誹謗之法是也今日之朝廷公論不張故閭巷間果有議是非者矣此在士之自處則固失矣不在其位固不可議其政矣若爲上者惡其議已而禁絕之則是周秦促亡之遺法也國無公論則亡安可禁絕之乎臣竊聞延訪之時卿大夫有以士論過盛進 啓而欲禁之者其信然乎有君聖明如 殿下而乃欲效法周厲秦皇則爲此言者其亦不仁者矣此乃亡國之言也願勿採納焉臣雖粉骨碎身無以仰答 聖恩之重今將入地罄竭愚衷倘蒙虛納則臣死無憾矣臣今已病日氣又寒進不能供職退未能還鄉罪憂俱積無以

為心伏望 命遞臣職以安待盡之餘喘區區之至願也

司諫院乞變通弊法劄

伏以臣等聞天下有事則芻蕘之說重於泰山天下無事則聖賢之說輕若鴻毛何則當其有事也厭亂思治怵危求安故人言易入而羣善畢收焉當其無事也狃安循常志滿心弛故人言難入而衆才不售焉無事而能知戒用賢則古今無亂世有事而猶昧圖無策則古今無治日矣嗚呼臣等伏觀今茲上天之震怒已極下民之生理已窮災害並至饑饉荐臻餓殍盈路公私罄竭 宗社之危有如綴旒脫有邊

釁外作獷民內梗則無兵可禦無粟可食土崩之勢非朝伊夕今若付於無如之何坐而待亡則固無所猷為矣如欲死中求生必期匡時救民迂續天命則有事之大者誠莫若今日矣臣等狂瞽之言無乃或有格天之望耶嗚呼誠能於無事之時預憂無疆之恤則國勢豈至如今日之岌岌乎今之濟艱譬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勢難猝辦雖然及今蓄之則猶為後日之用不猶愈於束手養病者乎臣等竊念民失所天國無所依則生財活民最為當今之急務此二策者不可謀利而求贏亦不可膠舊而守弊臣等竊獻愚策願垂 睿察焉我國稅輕貢重稅則幾於

三十稅一而近來歲比不登災傷過半加以里胥瞞官守令干譽收稅尤輕甚於貉道比諸 祖宗朝則不及三之一而經費之需則一依舊規不能量入故一歲之入無以支出逐年侵用舊藏 祖宗宿儲日漸就盡乃以二百年積累之國倉廩不能支一歲誠可哀痛今若懲此加稅則民膏已浚無以箕斂必須先紓積苦慰悅民情然後收稅始可適宜矣貢案之定不度民戶殘盛田結多寡物產有無而只以郡邑職秩高下爲輕重且非土產故不免輸價于防納之徒以致刁蹬阻遏徵以十倍故利歸胥吏而國與民俱乏矣誠能改定貢案以民戶田結分多寡而必貢

厥土之產則民力寬得十之五六如解倒懸矣因以酌宜收稅而量入爲出每有餘蓄則國用漸饒而民勞亦愒矣且念生民休戚係於守令守令勤怠係於監司我國絕長補短地方不過千數百里而分州割邑數過三百或有有邑而無民者吏員旣夥勢難精擇而無民之邑役苦尤甚併省之策出於 聖衷此宜汲汲奉行而監司瓜期只限周年故循俗者苟經日月盡職者未及施爲紛紜數遞只煩驛路上下不相維繫緩急無以行令此非細故且如慶尙一道則郡邑太多一人之力不能周按今若以慶尙分爲左右道而於各道擇其大邑設管使監司兼宰其邑率

眷往釐久任責成而別擇廷臣有牧民制治之才期以公輔者授之則黜陟明而列邑競勸行政熟而民庶被澤立見功效決非空言矣生財活民之策固難枚舉而今之易行者大略如斯矣雖然孔子之言曰爲政在於得人善政良法待人而行有法無人是謂徒法若使徒法可行則禹湯文武之法豈毀於桀紂幽厲乎我國賢才不用庶績咸隳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士林之氣斬於己卯絕於乙巳自是以後求仕者斲方爲圓守道者韜光晦迹父戒其子兄勗其弟皆以爲慎勿經營國事以挑禍機於是相觀而學者只以模稜隨俗曠職舖啜爲良圖自初筮仕至于大

官皆務肥己而國家安危生民利病則視如楚越一有憂國忠公者忼慨正色於其間則羣誹衆謗必使之不容然後乃已以至冬司小官亦皆習爲依阿之態上無所矯下無所糾慢弛者保官舉職者必敗以致紀綱大壞胥徒橫恣盜竊無禁侵毒無防一切之弊悉歸小民而四境嗷嗷矣以今人才以今紀綱雖得周官制度而一一講明莫不爲文具而無實效矣豈不大可痛悶哉 殿下如欲奮興事功以救危亡之勢則必須登崇異材爲官擇人勸招俊乂使之彙征然後國家之事庶幾可爲矣雖然賢邪之辨係於君心之明暗自古人君雖甚無道豈有自求亂亡者

乎只以心術不明無以知人大姦似忠大佞似智直道不阿者近於矯激難進易退者近於索價順旨者如愛君循俗者如淳厚同心勦力者似結朋黨嫉惡斥非者似擯異己故或以君子爲小人小人爲君子舉錯失宜人心不服而政亂民散矣人君誠欲得人爲政則必須先明心術以正權衡而心術之明係於學問此所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自格致誠正始也伏願 殿下先務窮理正心端本清源以立表準而觀人之際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取其心存國事忘身格君者而舍其心營家業貪位慕祿者權衡不差好惡得正則爵賞刑罰不必徧加于

境內而善者興起惡者懲創風行草偃化成俗美矣殿下聰明拔萃寡慾清修不讓於古先哲王今日之不治是 殿下不爲也非不能也只在以國事加之意明好惡慎舉錯而已臣等管見已陳梗槩而抑又有一說焉臣等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雖老儒常談而求之今古實不出此今以此說觀乎時事則無乃氣乖而不和歟噫士類之愛君憂國者則遭遇聖明志欲挽回三代而因循退惰政不成而時不升故咸懷悶悶鬱悒而不得伸焉流俗之爵位高顯者則不爲清論所許每被指玷故雖處富貴而無芬華咸懷憤恨疑懼而不得平焉至如朝紳之間所見不

同議論多歧莫能統一而東西之說未盡消釋不能洞然無間同寅協恭而未免相顧忌焉下至小民則飢餓顛連老弱填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愁怨之氣上徹穹蒼上自朝廷下及閭巷少無歡心如上所陳則和氣何自而生乎感傷天地之和以召水旱之災者理勢之所必至也 殿下君臨一國作民父母其可視而莫之救正歟此在 殿下轉移之間耳 殿下誠能獎拔士類任賢使能裁抑其過而誘掖其不及與之共濟艱難陶成至治而若夫流俗士大夫亦非有罪惡可廢棄者也只是循資歷階馴至大官而才不稱職耳 殿下亦宜待以忠厚使保爵祿而

其間如有才能者則可以隨其器而任使之也若朝紳之不能協和者則亦非有積怨相磨軋也只是見識不高疑萌未釋耳只宜洗滌東西使無毫髮痕迹而但觀其人之才器而用之如是日久則自底和平矣朝廷既和賢能任事則政舉民安四方和悅而天地之和應之矣伏惟 殿下畱神猛省焉臣等備員耳目之司當此側身之日才疎計短罔知攸濟寢不帖席食不甘味區區貢忠無以塞責無任戰慄屏營之至

司諫院請進德修政劄

伏以 殿下以睿智之資守盈成之業內無聲色之

蠱外絕遊畋之荒尊崇道學禮敬大臣好士以誠視民如傷宜乎政舉民安風淳俗美天心悅豫瑞應畢至而臨御以來十有五年之間治效茂聞世道日敗三光失常水旱極備變異之作式月斯興方此惕念勵精之日又覩白虹貫日之慘臣民驚懼罔保朝夕妖不自作孽由人興殿下亦嘗慨然傷歎深究厥由乎臣等晝嗟夜唏罄竭愚衷敢獻一得伏惟舒察適言焉自古人君之善治者規模節目雖或不同而其大要不過修身致賢舍己從人擇能授職委任責成舉直錯枉信賞必罰如斯而已此數句者語其狀則陳人腐儒之所能言求其實則英君碩輔之所難行今殿下修身之實則臣等未敢窺測請以朝政言之今日三公固皆人望士林期以霖雨者亦在其間而迄未聞建明施設致君澤民大副一時顯若之情則他尙何責焉大官練於涉世泄泄保位小官習於應俗嬉嬉度日以數遷避事爲良謀以勤身奉公爲愚計內而百司曠廢職務權委胥吏外而列邑罔念撫字惟事誅求積弊沈痼清議痞塞馴致紀綱頽弛人心渙散饑饉荐臻四方蹙蹙食無年歲之蓄兵無緩急之備風俗薄惡彝倫斁喪人事如此上天安得而不怒哉此非臣等之言乃國人之言也非但國人知之殿下亦已洞照矣殿下歷覽千古

所難行今殿下修身之實則臣等未敢窺測請以朝政言之今日三公固皆人望士林期以霖雨者亦在其間而迄未聞建明施設致君澤民大副一時顯若之情則他尙何責焉大官練於涉世泄泄保位小官習於應俗嬉嬉度日以數遷避事爲良謀以勤身奉公爲愚計內而百司曠廢職務權委胥吏外而列邑罔念撫字惟事誅求積弊沈痼清議痞塞馴致紀綱頽弛人心渙散饑饉荐臻四方蹙蹙食無年歲之蓄兵無緩急之備風俗薄惡彝倫斁喪人事如此上天安得而不怒哉此非臣等之言乃國人之言也非但國人知之殿下亦已洞照矣殿下歷覽千古

曾有天工瘵曠赤子失所四維不張而能免危亡者
乎身逢堯舜 聖明之君目覩叔季衰亂之象豈獨
臣等太息流涕痛哭於下乎 殿下亦必深憂未懷
浩歎于上矣今日之勢非一朝發憤作氣之所能矯
革也急而無漸則人情騷動反挑厲階緩而後時則
怠惰因循坐而待亡轉移振作之機只在 殿下善
推所爲緩急得中耳 殿下近日於號令之間仁心
藹然羣下咸仰能推此心何政不成孟子曰徒善不
足以爲政伏願 殿下擴充今日之心勿使爲徒善
焉竊伏惟念 殿下一身是 宗社之主百神萬民
之所歸也 聖躬康寧疾疾不作然後 五廟賴以

享羣情賴以定乃者 違豫一國喪膽而因此 殿
下動心忍性有所省悟則頃刻之災轉作無疆之休
矣豈非 宗社臣民之大幸乎頃者 下教欲近良
醫講求藥理臣等仰覩 殿下爲 宗社自愛之盛
心不勝感激欣抃之至 殿下之自保乃所以保
宗社也嗚呼孟子論養心曰莫善於寡欲寡欲固是
養心之術而保身亦莫善於寡欲以 殿下之清修
淵默其於物欲固已澹然矣但血氣或虛聖賢所不
免細行不矜大德所由累伏望 殿下於燕閒幽獨
之地益加涵養省察之功以爲修身基址而嗜慾必
防飲食必節喜怒必中言語必慎動止有方視聽有

則欲既寡矣又閉以禮寡焉以至於無使 殿下本
原之地極乎誠立明通之境則德何以不及三五壽
何以不到期頤乎既勉自修之功而因以申警大臣
使之董統百僚奮熙事功苟招俊乂與共天職在朝
之臣量才授官在野之士盡誠加禮必使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及今閒暇修明刑政則天意可回民生可
保矣古人有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古今遇災者孰
不曰恐懼修省而能應以實者千載罕覩夫所謂恐
懼修省者非閉門扃戶拱手默坐而已必有改過遷
善之實見諸政事之間然後可謂應天以實矣嗚呼
不慮胡獲不謀胡成今 殿下已發求治之志矣必

須收合羣策擇善用中以成一代之政不可恬常守
故架漏苟安使二百年 社稷日趨危亡而莫之救
也近緣寒沍恐傷 玉體久廢視事臣鄰阻隔思慕
日切伏望每於稍溫之日不必進講而只接大臣臺
諫近侍于便殿與之講論修己治人之方挽回世道
之策不滯近規恢弘遠圖則安知非今日之災異反
為億萬年太平之休徵乎若論積弊當祛則雖不可
猝然遽革亦當量時度力漸磨而進一年有一年功
夫必以保民施教移風易俗為期仰答仁愛之天心
俯慰願戴之民情不勝幸甚

辭大司諫疏 辛巳

伏以無狀小臣遭遇 聖明受恩深厚昊天罔極粉
骨碎首未足仰報而從前求退炊不暇熟者其故何
哉才非適用一也病不堪仕二也與世寡合三也畎
畝之中一飯之頃豈敢忘吾 聖君乎去冬被 召
適值 聖躬新經違豫犬馬之情急於覲省不敢辭
職及瞻 天光感戀尤深未遑揆分遂冒重任竊思
政治得失係於士論士類調和合而爲一而就其中
激濁揚清是是非非然後朝廷可靖而事業可興矣
苟或不然先分彼此物色異己則取捨不公人心不
服將無以立清論而定國是故臣之存乎心者必主
和平發諸言者必欲無偏冀以此少效涓埃者是臣

素所蓄積也近年東西之名本出於閭巷不根之談
臣嘗以爲明者聞之未滿一笑實不料至今尙爲朝
廷之疾疾也沈美謙是臣父家外屬金孝元是臣同
年儕輩二人臣皆熟知初非懷嫌積釁結黨相傾者
也第以義謙猥持權柄氣勢張皇孝元當事果敢不
避忌諱一語相忤而流言交構漸致不靖大臣之建
請兩出者是鎮靖之策也如是而洗滌痕迹不生偏
議則實是措紳之幸而彼此方生之說迄未寧息此
臣之所未解也大抵所謂東西者非若冰炭薰蕕不
可相容者也不過先後輩之不相合而只是義謙以
外戚參先輩之列人所厭惡故一時清望不歸於西

而在於東耳雖然東人固多清流而其間豈無趨時附勢者乎西人縱被指摘而其間豈無才識可尚者乎以西攻東固不可矣若一主於東而惟西是斥則是亦偏見而非公論也昔年孝元之作宰富寧也臣敢獨啓請改內邑者非爲一孝元也欲以安後輩之心也及乎士類深攻義謙延及他人目爲邪黨則臣敢陳疏救解者非爲一義謙也欲以安先輩之心也至於今日士林猶未保合猜疑未絕臣與一二同志之士思所以匡救則多以爲義謙未蒙顯斥好惡不明士類皆疑先輩有愛護之志故不敢爲同寅之計今若明譴義謙而絕之則可以蕩滌東西協和爲

一矣臣亦竊念義謙爲人到今尤被士類之所深惡決不可竝容於清朝故其敢論罷者只欲順成士論夬決一人而爲調劑鎮定之策耳臣誠至懇更無他心區區誠不自量前後效愚者惟在於救偏見張公議以清朝廷而已伏惟聖君在上賢相在下若以打破東西不問彼此只觀人器而舉措者爲國是而敢有浮薄喜事橫議過激以拂和平之論者輒加抑制則士論可以得中而歸一矣苟如是則義謙旣以外戚曾執國論積失士心不可更用只當待以其道不失其祿而若孝元之才氣可惜歷變鍛鍊者則不可比竝而捨之矣夫然後東西之癥可以永洗矣今

者薦用一人則上下輒疑其吹噓附會論劾一人則上下輒疑其排擯異己公論不得見信於上下此則無他以東西形迹猶存故也每有所爲人各以私意相窺測則國事何由可正乎當此之時苟非公心直道負一時重望者則決不能鎮服羣情以主清論矣如臣疎愚浮淺被人輕侮者則安敢更叨言責重地行呼唱於道路使人指笑而疵議乎今臣欲竭智殫誠匡輔明時則志大才疎終必僨事欲隨俗俯仰只事舖啜則內顧初心愧慙山積決不敢爲也欲揣度分義退歸田里則堯舜之君不忍便訣進不獲便退亦不安臣情臣勢孔艱而可悲矣伏望 殿下明

燭事理俯察危悚 命遞臣職授以庶官使得隨分供職以盡葵藿之誠則公私幸甚

辭戶曹判書疏

伏以臣聞爲官擇人猶匠用木大爲椽棟小爲椽楣各得其當然後鳩材築室績用不圯今臣只是空疎齷齪一病人耳揆分度義自甘溝壑語其才則無毫髮之長論其績則乏分寸之勞伏遇 聖明天覆海涵不遺管蒯矜憐犬馬之誠使備顧問之列已踰涯分小心慄慄懼不克荷而不意今者誤恩橫被擢長地官此實平生夢寐所不到也驚戰惶悶置躬無所竊念當今國儲垂罄民力已殫聚斂則邦本先蹶損

上則經費不繼盍徹之策無以應目前之需理財之說鮮不長征利之習於此之時工以裕公家之調度下以制赤子之恒產使財足民安者責在度支非有材智足以辦事仁恕足以濟人者則決不能負此重任矣今臣若使坐談民隱則千慮或有一得矣至於錢穀出納算數心計則茫然不省精神筋力實所不逮如是而強委重焉責蚊以負山則一身罪戾雖不足恤奈債國事何且臣恒伏田里立朝日淺而特陞宰班纔經數月又躋正卿官爵太濫名器太輕不有人非必有鬼責福過災生理所必至臣雖至愚亦知自愛安敢冒昧承當以貽朝廷之羞自作難追之

孽乎况臣恒抱疾崇衆所明知自春徂秋休告居半假使微臣學爲通儒才足生財只此痼病已不堪劇職矧伊無才有疾者乎實非 聖上爲官擇人之意也古人曰知臣莫如君伏望 殿下俯察愚臣非應文之讓 還命改正擇授可堪之人以重名器區區至願也

陳時弊疏 壬午

伏以無狀愚臣濫荷 寵眷位踰涯分功無寸效福過災生身嬰重疾沈綿牀席輾轉數月病中竊念 聖主在上而國事日非中夜撫枕達朝不寐丹心耿耿不堪鬱伊茲乃剝肝瀝血展盡底蘊具疏未上之

際誤恩荐加秩以貳公驚惶悶迫辭不獲免退檢前
 橐敢扣 天閭而事急不容徐步心痛不能緩聲上
 批逆鱗下乖時情皆不暇恤伏願 殿下少霽不測
 之威而試垂察焉臣聞上智明於未然制治于未亂
 保邦于未危中智覺於已然知亂而圖治識危而圖
 安若夫見亂而不思治見危而不求安則智斯為下
 矣恭惟 殿下以上智之資當覆隍之運危亡之象
 明若觀火中智之所歎悶而終不見治安之策可以
 上副皇天 祖宗付畀之責下慰臣鄰黎庶顛若之
 望謂 殿下不知危亡之象則今之國勢岌岌童子
 亦知寧有 聖明不知之理乎謂 殿下已知也則

何恃而不出制治保邦之計乎嗚呼殆哉嗚呼殆哉
 危亡之象臣請冒鈇鉞之誅試陳其略焉世汚於循
 俗績敗於食志政亂於浮議民窮於積弊此四者其
 大目也世汚於循俗者何謂也世降俗末人心漸薄
 非有教化振起之則風澆俗敗勢所必至今之世道
 如水益下習非已久視若當然禮義廉恥不張久矣
 循俗者無謗異眾者招譏故大小尊卑相率而入於
 荒亂之境放心為惡無復顧忌士子倘且先利而後
 義則小民何觀焉甚至於遺君後親無所係念三綱
 淪而九法斁者今日之謂也無事時已解綱常之紐
 脫有緩急則將必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矣土崩之

勢翹足可待此其爲危亡之象一也績敗於食志者何謂也設官分職非祿其躬也將得人才以治天工而今則不然爲人擇官不問才否大官持祿固鮮憂國之志小官舖啜尤絕奉職之念師師非度筋脈解弛一有欲治官事者則羣笑聚罵指爲癡兒左牽右掣前拘後礙卒無所成至於胥吏之微亦得乘機售姦竟使失職習已成例由是士之稍知自守者不欲做官而惟慕爵貪榮及窮不能家食者或偷時得勢或屈心抑志乃能久於居官故大小臣僚皆不敢有意於職務其中彼善於此者只能按簿書應期會而已馴致庶績日敗百司皆弊延及郡縣無邑不殘內

外空虛無以爲國此其爲危亡之象二也政亂於浮議者何謂也自古爲國必有執政三公統六卿六卿摠庶司貴以臨賤下以承上尊卑有序綱紀攸張今則不然廷議多歧朝更夕變是非之權莫適主張上下大小不相管攝朝紳千百千百其心所謂浮議者不知其所自來始微漸盛終至於動搖廟堂波盪臺閣則舉朝靡然莫敢相抗浮議之權重於太山銛於鋒刃一觸其鋒則公卿失其尊賢俊失其名儀秦無所用其辯賁育無所施其勇終莫知其所以然也吁亦異矣由是下而陵上賤而蔑貴人各自用紀綱板蕩不顧義理所在而惟觀浮議之勢而已噫政在臺

閣尚云擾亂况於政在浮議者乎誠千古之所罕聞也譬如萬斛之船泛于溟渤無人執柁一任風浪此其為危亡之象三也民窮於積弊者何謂也法久弊生古今通患不有變通生理必窮况我國家屢經權姦之手多立弊法踵謬不改因微至大貽毒生民無有紀極而數十年來未嘗釐革至于今日版籍之數田野之闢大半減舊而責辦貢賦反甚於前故民窮財盡輾轉流散民益少而役愈苦其勢必至於民無子遺然後乃已也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目今民生日蹙如在水火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豈不深可懼哉孟子曰為叢敲雀者鷓也今以斯民之倒懸黨有鄰

邦如曹莒者在傍則民必襁負而歸之矣此其為危亡之象四也今此四象非隱微未現之幾也有目者可覩有口者可言 殿下寧獨未知乎漢臣梅福之言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若言今日之影則天文示變地道不寧水旱極備癘疫連年草木山川昆蟲鳥獸百怪競出式月斯興此是何影乎嗚呼 殿下為一國之主則一國之不治將責之誰乎古之論為治者必以格致誠正為本今為老儒陳言孰不以為迂且遠哉雖然欲捨格致誠正而求治國者終無是理何則不格致則智不燭理不誠正則心不循理不燭理則無以辨邪正是非之分不循理則無以施任賢

安民之術自古人君雖甚無道豈有欲亡其國者乎
惟其智不明也故以亂爲治以姦爲忠惟其心不正
也故見賢而憚其守道遇佞而悅其媚己此所以覆
轍相尋而終莫之悟者也今 殿下天資睿聖寡慾
清修恭儉禮下無少過失而 臨御十六年治道不
升乃有危亡之象如前所陳則豈非格致誠正之功
有所未盡而然乎嗚呼 殿下其以今日國勢爲可
以拱手垂衣終得保存乎抑欲匡救而未知其策乎
抑有其志而不得其臣難於作事乎抑欲仰之天運
任其興亡而不容人力乎自古欲治而不能者有二
焉多慾之君自奉甚廣宮室之盛聲色之娛馳騁弋

獵之樂不能自抑故民不能堪而亂作者一也柔弱
之君授柄權姦政不已出寄生於上左右耳目皆非
腹心稍欲有爲便被鉗制者二也今 殿下旣無多
慾之累又無權姦之患欲王而王欲霸而霸在 殿
下度內耳誰禁而莫之治乎竊料危亡四象皆係於
殿下而革弊興治亦在於 殿下不爲也非不能也
何以言之 殿下好善雖至而信道不篤聞人有忠
孝清白一節之行則嘆賞不置聞人有以道學自任
則或疑其僞夫道學者必具善行行善者未必知道
豈可重一節而輕道學乎惟 殿下重道崇儒之誠
未至故發號舉錯之間喜循俗而惡異常直節之士

疑其矯激緘默之臣比於醇厚古道之說斥以大言由是流俗之士向風草偃咸曰吾王不悅道學爲善者沮爲惡者肆稍自修飭則日以釣名同流合污則許以任眞教化陵夷彝倫喪敗此所以世汚於循俗者也 殿下愛士之意固出於誠而惟是好勝之私未克求治之志不立故倦戀印綬者順而承寵難進易退者逆而忤旨至於進賢則不論用舍而只以爵祿爲羈勒待士則不辨賢否而只以崇卑分輕重故欲行其道者願忠而不可得彷徨躑躅終至於必退欲食其祿者雖毀瓦畫墁必以久次終至大官夫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而命德之器也若使欲得者

皆進不求者皆退則天工之曠何足怪哉此所以績敗於食志者也自古明王謏辟不能獨治必得賢者而共國故大哉之堯猶以不得舜爲己憂君哉之舜猶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人君任臣天地之道也顧所任有邪正而治亂安危係焉是故任君子則政治而安任小人則政擅而危君子小人都無所任則政散而亂此必然之勢也今以 殿下之明聖小人固不得肆其姦矣至於君子亦未深信而任之不專故君子亦不能行其志是君子小人皆無所用也由是國柄無寄而朝綱渙散有如第宅無主路人爭入發言盈庭具曰予聖各以私見馳騁而橫議至於牛童

馬卒乳臭小兒皆欲預論朝政之是非故朝廷不嚴國勢不尊此所以政亂於浮議者也自古繼世之君善於守成者有二焉繼治世則遵其法而治焉繼亂世則革其弊而治焉其事雖異其道則同也故真西山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此真不易之定論也今 殿下承積弊之餘宜講更張之策而每以改紀爲難故變通之說略不採納譬如舊室材朽朝暮將頽而不易一椽不改一柱坐待覆壓是何理歟雖舊章成憲時移事變則或有勢難遵行者故 國初用經濟六典而 光廟創成經國大典 成廟以後續錄多端此豈好爲紛更乎

權時適宜之策不得不爾今者非但膠守舊章而雖誤規出於一時行之既久則認爲成憲遵守益虔毒遍寰宇而莫之恤斯民何罪值 聖明之君而終不得脫塗炭之苦乎昔者諸葛亮曰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臣亦曰不更張邦國必亡惟坐而待亡孰與更張更張而善則 社稷之福也更張而不善亦非促亡只與不更而亡者一般耳 殿下雖有愛民之心而不施安民之政徒善無法民不見德此所以民窮於積弊者也嗚呼我 太祖康獻大王肇受天命 太宗恭定大王贊成大業 世宗莊憲大王鞏固弘基 列聖相承至于 殿下 祖

宗在天之靈，昭陟降，其有望於。殿下者，豈不深且遠哉！今者民散，兵銷倉廩，匱竭恩不下，究信義埽地脫，有外侮侵犯，邊陲頑民弄兵潢池，則無兵可禦，無粟可食，無信義可以維持，未知於此。殿下將何以應之耶？今聞詔使將來，西民已無支撐之計，今以殿下之恪慎，尙不能保國，使繼於後者，稍不謹度，則其亡必亟矣。不及今日為貽厥燕翼之謀，則是殿下上負祖宗，下棄子孫矣。殿下若於乙夜燕閒之際，念及於此，則能無惕然警省者乎？嗚呼！非常之績，不可以常調幸而成也。今將回亂為治，轉危為安，一新世道，遂續天命，功光祖宗業，垂後裔。

則此固非常偉烈，必樹立大志，奮庸熙載，日有所事，盡其才誠，然後庶可有成矣。今者上下束手，恬嬉姑息，則不進而退者，固其理也。竊矚廷臣氣象，萎茶賢者，只欲持身寡過而已。不賢者汲引，儕輩託公營私，在職之人皆無固志，少有人言引疾避事，朝遷暮除，不成模樣，其於治亂安危，漠然不入於心，言及經國遠猷，則賢者顰眉猶憂上意之難回，其次諉之天命，以為無可奈何。若不賢者則直加非笑，以為愚妄，由是廟堂絕建白之議，六部守文墨之規，臺諫毛舉細故，摘人舊惡，以為日課。侍臣尋章抉句，閒言漫語，以擬啓沃，未嘗聞有一人憂深思遠，提挈綱領，直言極

諫者此無他 殿下不以有爲之志昭示羣下故廷臣疑 殿下惡聞逆耳而不盡其忠也噫自古人臣之獻忠者先事而言則必不見信事至而言則欲救無及此所以死病無良醫者也今日之象非先事之言也剝牀不已必至於膚引繩不止必至於絕豈可以目前之幸免遂以爲終得無事也哉今 殿下無意於救時則雖皐陶稷契布列左右亦無益也臣可緘口矣如欲救時豈可寥寥無策乎嗚呼 殿下誠能一朝慨然發憤大振勇猛之志必以旋轉乾坤昭洗宇宙光 祖宗裕後昆爲期而篤信大道終始與學居敬窮理兩進其功動靜云爲一循天則以一身

立表準於上使一國臣民咸覩 聖心重道崇儒申明教化快若雲霧盡消大陽中天則汚世濁俗寧無於變之勢乎如是而至誠側席旁招俊乂明明揚仄陋惟賢惟才不問其類用人只觀人器相當而已勿拘常格各使稱職則食志之患非所慮也其於賢者察之審擇之精知之深信之篤而委任責成勿貳勿間使之舉其所知分掌百職各興事功考績課勞黜陟公明則清論有主而國勢尊嚴悠悠之輩亦皆俯首聽位各守其分矣浮議安得以亂政乎人君臨政每患無人此亦不然若三代君臣則固無議爲如漢武帝非賢君也當其好大喜功之際材略之士宣力

于外東恢西拓惟意所欲及其末年悔過斂迹養民保境則又有任土之臣運智制器便耕利民若使武帝求踵哲王則安知無道學之士出而應命乎世未嘗無人只患人君求治不誠不能收用耳今日人物眇然 殿下俯視一世固嘆無可用之才雖然 殿下若誠心望治用當其才則豈不可做一時之事業乎若積弊之可祛者則今難枚舉愚臣之每達于經席者是改貢案省吏員久任監司三者耳所謂改貢案者列邑土地人民大小不同或至懸絕而貢役之定無甚差等苦歇不均而多非土產百物皆辦而分納各司刁蹬之弊害歸於民胥吏弋利而公用不

加焉且近來稅輕有如貉道一歲之入不能支出每以宿儲補用二百年積累之國今無二年之食國非其國豈不寒心今欲加賦則民力已竭坐守前規則不久必罄此非難見者也臣意若改貢案付之能手善於規畫只以土產均敷平定使一邑所納不過二三司則元入之數別無所減而民費則可除十之九矣如是寬舒民力慰悅民情然後量宜加稅則國用可以漸裕矣欲改貢案者非獨爲民實爲經費也所謂省吏員者設邑置宰只爲牧民而今者邑夥民少多擁虛器吏民之困日甚一日除拜之際亦難擇人而時議方以沿革爲難故所謂救弊者不過除衙眷

而已四方蹙蹙蘇殘無日則終至於環八道而作曠夫矣此是何等法制乎此弊則 殿下固嘗留意而屢言矣何故畏難而莫之施乎今若擇數三殘邑之接壤者合而爲一則此非驚世駭俗之舉而民役可減三分之一慎簡守令亦易於前矣所謂久任監司者監司爲一道之主久於其職與民相信然後王化宣焉號令行焉平日可以成政緩急可以應變今則不然監司只任一期而不以家眷自隨故人皆厭苦受 命之日已有謝病之計苟淹數月無意察任而終以疾免故一道常若無主政無所寄民不被化其中乃心 王室者雖欲整理政化而暮月易滿不能

有成故監司有無民不管他監司之設豈宜使然哉今若於諸道擇巨邑設管使監司率眷兼爲邑宰久於其位如兩界之例而別簡朝臣之心存經濟可以牧民馭衆者往欽厥職責以成效入則俾參朝政無重內輕外之弊則四境之民可蒙實惠而碩鼠之歌不作於邑里矣豈非安民之至計乎康誥曰如保赤子古之聖王保民如赤子故飢則思所以食之寒則思所以衣之勞則思所以佚之此夏禹所以一飯十起文王所以日中不食者也今 殿下誠能愛民如赤子則顛連溝壑之民豈不起 聖衷之惻念乎漢臣劉陶曰大災不有痛於肌膚震蝕不卽損於聖體

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今者上天之震怒極矣
 下民之生理竭矣而 殿下視之恬然無所猷為者
 無乃近於劉陶之說乎嗚呼皇天 祖宗之意欲
 殿下治乎不治乎 殿下每欲以因循為國如使因
 循而可治則 殿下之因循已踰一紀非不久矣何
 故國事益亂而危乎以 殿下之明智於此不思改
 絃易轍之為當務則豈非天耶豈非命耶大厦之傾
 非朽木可支如臣空疎寒劣者乃敢仰首哀鳴則其
 情誠可悲而其愚誠不自量矣然一生受 恩糜粉
 難酬知而不言罪不容誅每伏惟念 殿下以英睿
 之質清粹之德不能推廣仁心施於有政故將與古

昔荒嬉無度之主危亂同歸於一轍此臣所以夙夜
 悶惜腐心痛骨者也 殿下如以臣言為不妄則深
 思舒究詢及大臣少加採用區區至願也 殿下用
 臣之策得人授政頓綱振紀更張宿弊勿為流俗所
 沮勿為浮議所動如是者三年而世道不新庶績不
 熙朝廷不靖百姓不安則請治臣以誣罔之罪以為
 妖言者之戒不勝幸甚

陳情乞退疏

癸未

伏以臣聞求治之主必擇濟時之才以為輔佐藏器
 之士必遇有為之君以興事業君不擇臣則求治而
 反亂臣不遇君則藏器而不售此天下之通患也然

則君之所擇必才智足以經邦德望足以服衆然後
可以回亂爲治易危爲安樹非常之勳建不拔之基
矣如或才智不逮輿望不歸而誤被倚重妄奮庸載
則事僨身戮而亂亡隨之嗚呼可不懼哉恭惟 殿
下躬上聖之資值積衰之運慨世道之頽敗憫生靈
之塗炭欲得輔佐之賢以增 前烈之光而大小臣
僚未見有承當者近來誤恩濫加於無狀之愚臣委
以改紀養兵之任此猶責瞽以辨色責聾以賞音寧
有是理哉臣本空疎孱病一腐儒耳自度決非應世
之器故退縮田野若將沒齒 聖量天涵管蒯不遺
四五年間 宣召不置臣子分義不敢終遯一出應

命因失初心貪戀 恩眷冒昧道義秉銓則藻鑿不
明主文則儒風益壞官無不竦績無少成加以言輕
謀淺大拂羣情一議纔發百謗輒隨用是志勤效遠
身勞職廢爵位徒崇 寵命祇辱臣非木石寧不知
恥嗚呼 殿下之爲國不亦難乎民失恒心兵擁虛
簿內則儲畜罄竭外則金革連結士論渙散紀綱陵
夷因循則束手待亡變通則衆目駭異若非豪傑之
才聖賢之學出爲世用鎮靖人心挽回世道則雖以
殿下之睿智無救於土崩之勢矣於此之時以臣之
疎才短識弱植孤根棲棲其間乃欲匡主而救民其
亦不自量矣譬如一隻朽木欲支大厦之傾其爲愚

妄童子亦知身被覆壓之不暇尙能有所匡救乎哉
若頃日權克智黃暹之說則只拘俗見豈有他心黃
暹則臣相知未熟若克智則是臣族黨熟知爲人保
無壅蔽之邪意矣 殿下疑之太深折之太嚴此尤
小臣之所未安而重得罪於公論者也臣自冒忝司
馬以來的知筋力有所不堪而辭不獲免黽勉供職
適值邊患不敢自便力疾夙夜積勞致傷肢體萎困
精神惛眩遇事茫昧不成頭緒若此不已將必上誤
國事下喪性命公私之悶可勝言哉嗚呼今臣欲退
而安分則堯舜之 君不忍便訣欲留而獻忠則錯
謬之策不適於用進退路窮觸事生病入則髮白心

焦出則笑罵盈路知臣之情者孰不悲憐哉臣反覆
思之而得一計焉傳有之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今臣之違衆招譏者由臣學力未充素行不潔不能
見信於人故也臣自還朝今四年矣職務鞅掌全廢
學業志氣荒怠見識茅塞馴致楛亡則將爲棄人中
夜撫枕惕然悔懼如得數年之間更得用力於操存
省察之地以立根本然後還事 聖主竭誠盡才則
必不至如今日之齟齬矣伏惟 聖明天地父母於
臣心曲洞燭無遺臣非飾辭實吐丹衷伏望 殿下
廣招俊乂明明揚陋博鑒精擇必得經濟之才付以
輔佐之責而許臣姑退勉力學問幸有所得則進可

以不離於道退可以不失於義洪造陶甄之恩臣雖粉骨無以仰酬矣

陳時事疏

伏以興亡有漸治亂有幾先事而言則多不見信事至而言則欲救無及臣讀前史每於張九齡成忠之說未嘗不掩卷深吁不能爲懷也嗚呼義慈之昏庸固不足道玄宗之明智亦昧先見不用之悔曲江之祭何補於亂亡也哉自古亂亡之國或以淫虐暴絕天命或以積衰委靡不振臧穀雖殊其亡羊則一也然淫虐之病粹發於一時若賢君代之則可以按古而易於復興積衰之證醞釀於累葉雖哲王受之倍

用其功而難於振起我國家積德累仁根本固深而百有年來俊又不售其才疵政日加於民自燕山顛覆典刑之後無人釐正朝廷與百姓相忘者厥惟久矣嗷嗷赤子常在水火之中顛呼無聞雖無外寇其勢固已岌岌矣况今北胡啓釁兵連禍結欲援則國少控弦欲餉則倉無宿儲緩之則慢弛不集急之則潰散爲盜亂亡之象昭在目前此非先事之言也無乃近於欲救無及者乎嗚呼殆哉嗚呼殆哉雖然豈可付之無可奈何而束手待亡乎竊惟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先治其本者似迂而有成只事其末者似切而反害以今日之事言之和朝廷而革弊政者其

本也調兵食而固防備者其末也末固可舉而本當尤先昔者鄒魯之闕鄒民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穆公問於孟子孟子不告以嚴肅軍令而乃勸行仁夫仁政非一朝所可猝辦也兩陣相當矢石方交雖欲行仁勢無及已以常情言之孰不笑其迂且遠哉然既無教養之素而遽加棄民之刑則必敗之道也寧退而修政以爲後圖孟子循本之論豈云迂哉今之事勢實類於此 殿下其亦反本而思之乎所謂和朝廷而革弊政者何謂也自古爲治之君必先正心以正朝廷朝廷既正士類協和然後形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矣今者朝廷之不和災沴之荐臻誰任

其咎無乃 殿下正心誠意之學有所未至而用捨舉錯之令未得其當歟伏願反躬省念無拘近小必以追踵聖王爲志焉此在 聖明典學力行之如何今不敢喋喋累陳焉若今朝廷則 殿下以爲何如耶自東西分類之後形色既立往往未免以同異爲好惡而造言生事者交構不已縉紳之主論者多是東人所見不能無偏而其流之弊或至於不問賢愚才否而惟以分辨東西爲務非東者抑之斥西者揚之以此定爲時論於是士類之初進輕銳者知發身之路在於攻西故爭起附會傷人才壞士習而莫之禁遏嗚呼東西二字本出於閭巷之俚語臣嘗笑其

無稽豈意式至今日爲患滋甚乎觀人之道只分邪正而已何東西之足辨乎如臣初非得罪於士類者也只欲調劑兩間共爲國事而士類之不知者誤指爲扶西抑東一被指玷漸成疑阻百謗隨起終至於館學之儒亦或輕侮揆臣分義固當乞退杜門省愆而貪戀 恩寵迄未決去且念士類固過而多出於識見之差非必挾私誤事也一朝覺悟則其間儘有可用之才而閒有一二人知臣本心故黽勉遲回必欲偕之同寅協恭之域嗟乎鳥獸不可與同羣臣捨士類將誰與集事乎臣之用意甚艱而情理可悲矣臣今竭言固知益忤於時論而展盡底蘊如此者

殿下略見影象未究實狀而近日獻言者或有斥朝紳以偏黨者若 殿下未能洞燭遂疑臣鄰盡爲朋黨則恐爲士林無窮之累必須明辨而極言之且陳救弊之策然後士林得安而公論得行矣自古小人固有朋黨而君子亦引同類若不問邪正而惟黨是惡則無乃同心同德之士亦不得見容於朝耶是故自古朋黨之弊只爲指紳之疵而惡朋黨而欲去之者未有不至於亡人之國者也東京黨錮之變白馬清流之禍可不深戒乎今之指紳豈無一二偏黨之習不可因此而舉疑羣臣也嗚呼上下未孚指紳不睦國是靡定浮議橫流如此而欲望戡亂制治者未

之前聞 聖明在上雖無士林之禍安知後日不測之變實萌於今日乎南袞沈貞寧有種乎今者一任士類之所爲固不可也若以士類爲非而攻之則尤不可也伏望 殿下廣召大臣臺侍 賜對榻前明諭 聖旨俾改分辨東西之習陟罰臧否一循公道消融盪滌鎮定調和而如有執迷不悟者則裁抑之懷私強辨者則斥遠之必使人心所同然之公是公非得爲一時之公論士林幸甚臣發此言豈敢自以爲是哉惟 殿下裁自宸衷詢及廟堂臣言若是則卽命施行如以爲非則卽加罷斥使國是歸一而無是非模糊之失則其幸尤大矣如是而推誠接下從

諫改過 聖心旣正朝廷旣和則可議得人而革弊矣夫得人之說固是老儒常談而揆以實事更無他策孔子所謂爲政在人者豈欺我哉雖然才不借於異代在於任用之如何耳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子思居魯而魯削有賢而不用則與無賢何異哉今之議者託於得人之難每遏變通之論若必得人如古昔聖賢然後乃可保邦而不得聖賢寧任危亡云爾則得人之說反爲痼病天下之不喪其邦者幾希矣漢高之蕭何唐宗之魏徵宋祖之趙普此豈伊傅呂葛之徒乎不過取其一時之尤者耳如使三帝置三人而不用必待伊傅呂葛然後始欲爲國則伊傅呂葛

卒不可得而四百之業貞觀之治天下之定無與共
創者矣今之人物視漢唐猶且眇然况求三代之士
乎如欲取一時之尤者則代豈乏人乎在 殿下委
任與否耳洪惟我 世宗大王是東方聖主也用人
由己立法圖治垂裕後昆未建鴻基而其用人之規
則惟賢惟才不問其類任用既專讒間罔入南智出
自門蔭而以黑頭拜三公金宗瑞顯被物論而以獨
見開六鎮超遷不日者意謂當至卿相而位稱其才
則終身不改久任累年者意謂官止於此而一朝陞
擢則不限階級此真古昔聖帝明王任賢使能之一
揆也豈特 世廟爲然哉 祖宗率由成憲雖設科

舉而人才之不由科舉者多致卿相當時不以爲怪
後世稱爲美事未聞錮門蔭以限職者也門蔭尙不
可錮况守道尙志之士不屑科舉者寧可後於決科
之士乎頃年 殿下命復 祖宗用人之法使未出
身者得爲憲官其選必取時望故風采多有可觀者
清議甚愜而俗見疑之 殿下不意還下循俗之命
使 祖宗良法美意既行而還廢未知 殿下何爲
而輕變 祖宗之法反循流俗之見耶士類失望人
才不進自此伊始言之豈但太息而已哉近日奇大
鼎之說有以激惱 聖衷而然耶夫廷臣曾以神德
當祔之說仰叫 丹陛者不爲不久自度決不能回

天然後遷就於建閣設官之說出於事勢之不得已耳非其本心也廷議既然則安得以一人之言輒變前說乎大鼎若不能以己見回衆論又不肯以衆見屈己意則當初宜引疾不出使無紛擾之弊而乃敢挺身獨斷欲使舉朝從己其亦不自量己及其竝出之後既不許獨啓又不能改圖則謝病之外更無他計此則事勢之當然者也謂之木強執滯則可也若指爲詭譎則實非其情玉堂之分疏似不明瑩而殿下之過疑亦未深燭也豈可因此一事遽置而不用亦可因此一人盡廢一時之人才乎因噎廢食見別廢屢古今之通戒也 殿下其未之思乎嗚呼希

世規進銜玉求售決得失於一夫之目以爲干祿之資者 殿下之所貴也恬靜自守韞匱待價不以祿位爲榮而必欲不失其義者 殿下之所賤也如使伊尹傳說呂尙諸葛亮之徒復作於今日則未知出於前所稱者乎出於後所稱者乎死馬見買而得千里之駒郭隗爲師而致國士之趨好善之效捷於影響方今國勢板蕩氣象愁慘雖得曠世之賢才亦恐不能扶持而 殿下乃與恬常守故之臣循例講論不革一弊不出一奇而輕視一時之士使之望望而去如是而欲望坐靖邊塵撫安生民無乃近於却步而圖前乎伏望 殿下亟回前見復遵舊憲使日月

之蝕仰見旋復而側席求賢致誠盡禮未至者期於必致已至者期於必用國家幸甚今日上下皆以慶源爲憂必欲得人再三掄擇其計至矣若一國之危無異慶源則未聞深思遠慮而朝廷大官及臺侍之職則不見難慎塞員填闕朝除暮拜席不暇暖玩愒度日百度皆弛豈慶源重於一國而邊將重於六卿臺侍乎何不以憂慶源者憂國家乎虞舜之帝也不過命九官而已晉悼之霸也不過選六卿而已若使九官數易六卿頻遷則雖以虞舜之聖晉悼之賢終罔與成厥功矣伏望 殿下與大臣講求久任臺諫之策而至於官人之際亦必疇咨熙載務使人器相

稱委任責成勿貳勿間期於底績此尤幸之大者矣若革弊政則愚臣從前所懇在於改貢案改軍籍并省州縣久任監司四條耳改軍籍雖蒙 允許而臣不敢始事者臣之初意軍卒之設本爲防禦故欲減軍卒進貢之役移于田結使得閒居養力專意訓練以備緩急而旣 命不改貢案則雖改軍籍養兵之策必不見效古語有之利不什則不改舊若只有更張之虛名而不獲變通之實利則寧仍舊而已嗚呼不改貢案則民力終不可紓國用終不可裕目今邊患漸棘寧息無期所急者兵所乏者食加賦則民困尤甚不加則國儲必竭况別造軍器加設禁軍等事

皆出於不得已而經費之外調度甚廣未知出何異策而可補經用乎至於并省州縣則本出於 睿思而施行不難利害較然 殿下每以沿革爲重事古之沿革非必大段變通也或分或合代不絕書此豈重難之舉乎小邑殘民困於繁役若一朝并數邑爲一則斯民之歡忻如解倒懸矣今以一事可見其驗黃州判官之革也吏民蹈舞相賀二邑爲一亦與革判官一也不難知矣斯民憔悴訖可少康 殿下何不一施惠澤乎若久任監司則臣於前日已盡仰達而尤所汲汲者兵營之設於巨邑使兵使兼宰者最爲今日蘇復軍卒之良策而先須久任監司然後始

令兵使率眷故臣之切望在此豈是愚臣一身之計哉當今之策歸重於備邊故今日糾摘列邑之姦吏明日調發二道之僧軍命鈔豪右矣募加禁軍矣廣取武士矣此皆枝葉之謀非根本之計也嗚呼災害竝至式日斯興人情驚懼罔保朝夕而朝廷之所措施了無一事可以仰答天譴消弭禍萌慰悅民心鞏固邦本者徒使中外囂然訛言四騰臣雖竭誠仰瀆非一非再而 殿下難於更化至今遲疑馴致民力益盡國計益罄邊釁益深而不堪塗炭之民起爲盜賊遍於四境則雖有王佐之才亦無弘濟之術矣至此而始悔不用臣言何嗟及矣今之時勢譬如久病

之人元氣漸敗動輒生病治冷則熱作治熱則冷發雖曰外邪可防先須補養元氣元氣既復根本既固然後治邪之藥可以有效若不顧元氣只服攻擊之劑則不久而命盡矣今臣之必請變通者是補元氣之劑也其請調兵運糧而不顧變通者是只事攻擊之劑也議者或以騷擾爲憂而不欲變通此大不然改貢案改軍籍省州縣等事皆自朝廷商確勘定而已民無升米尺布之費何與於民而有騷擾之患哉若量田則不能無少撓於民故必待豐年乃可舉行貢案之改必後於量田云者此亦不然貢案固當以田結多寡均定矣量田之後田結增減豈至於大相懸絕乎先改貢案隨後量田亦何害哉田結雖有盈縮之少差豈如今之貢案不問田結多寡而率意誤定者乎大抵俗情樂因循而憚改作自無意智度人皆然故雖見危亡之象罔念扶持之術反以有爲爲騷擾無謀爲鎮靜有如禁人服藥藏病待死此固具臣之常態不足深責只恨 殿下之明聖難於奮庸坐視必亡而莫之改圖耳若 殿下悉用臣策堅持不變既行三年而民生不安國用不足養兵不如意則雖加臣以斧鉞之誅臣實甘心矣伏願 殿下勿以人廢言更加熟慮焉所謂調兵食而固防備者雖是事爲之末而亦不可弛緩不舉也發民爲兵屯田

是事爲之末而亦不可弛緩不舉也發民爲兵屯田

積穀廟謨已施其成敗利鈍不可預料儻使慶源小醜終不悔禍而他鎮藩胡乘時扇亂則咸鏡一道之力決不能支撐矣今欲發送援兵則不教之民勢難驅迫輸運饋餉則二千之程勢難聚糧於此拘守常規則僨事在於俄頃矣臣之愚計前者既發而復止到今尤無他策若用臣言募庶孽及公私賤有武才者使自備餼糧入防于南北道北道以一期爲限南道以二十朔爲限使應募者衆而兵曹試才而遣之庶孽則許通仕路賤隸則得免爲良私賤則必本主呈單字于兵曹然後乃許試才使無叛主之奴其代則從自願擇給如無武才者則使之納粟于南北道

以遠近定其多寡之數而許通從良亦如武士焉則兵食稍可以備禦矣昔者李施愛之亂賤人輸運軍器者皆得從良庶孽從軍者得赴科舉此是世祖大王權時已行之規也臣固知此策必不合於時議而此外更無良籌故不得不更瀆也伏望 殿下深思熟計斷而行之也噫匪茹之亂作於無備勝敗安危決於呼吸而議者猶欲從容談笑徐考前規加以衆論紛興折衷無期若待廷議之定則邊城已破矣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此之謂也嗚呼無狀愚臣遭遇 聖明仰恃恩眷無少隱諱狂言妄語前後累陳疎謀謬策十不一施孤蹤隻影踽踽棲棲主憂臣

辱晝嗟夜啼髮白心爛徒勞無益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義當奉身退守愚分而披肝瀝血至今悲號而不
知自止者誠以受 國厚恩糜粉難酬明觀積薪之
燃敢懷顧身之念臣不更言臣有厥咎伏望 聖明
憐察採納焉

被劾辭兵曹判書疏

伏以無狀愚臣自知猶明叨主兵柄逆料債事披肝
控辭非一非再微誠未格 聖俞終闕責蚊負山不
計成敗適值邊患策應疎謬彈章未發物議已沸臣
雖昏昧揣度亦熟頃於 榻前預請擇人 天鑒未
照誤託如前積戾既厚公論斯激兩司合辭咸曰可

罪雖有同僚首惡由臣縱不顯言臣敢自隱 天恩
雖重豈容私護臣本病孱力疾從仕積久致傷昏眩
廢事承 命不就罪犯益重而反 垂溫問至於遣
醫賜藥且仰念洪造昊天罔極糜粉難酬只增感泣
嗚呼專擅權柄驕蹇慢上慢棄君命三者有一罪死
無赦觀諸史牒尙且寒心豈意今者身具犯之論止
於罷職誠爲太歇臣雖至駭極妄粗聞君臣之義只
緣謀淺陷此大戮爲法受罪臣實甘心僥倖苟免非
臣本意有罪不治何以爲國賴有公論日俟 嚴譴
而恩私曲庇竟未 允許臣誠隕心欲死無地伏乞
乾剛特斷正臣之罪振肅朝綱以快輿情不勝幸甚

再疏

伏以臣誠愚直徑情而行不顧前後妄觸憲章公議奮發竟未得伸臣雖頑鈍尙克知罪請服常刑勢非得已 聖量天覆反下 溫綸開釋慰勉恩溢辭表臣非木石寧不感激第有所未安而不敢仰承 聖教者茲敢仰首悲號伏冀俯採焉國家設耳目之官者將使隨事糾摘以正官邪耳若使負罪者以爲其論不足算其言不足顧而恣行無忌則是公論爲兒戲而臺諫爲虛位矣其於設臺諫本意爲如何哉傳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今臣之負罪非但不縮而兩司豈褐夫之比哉臣之愧慄羞縮不敢

復齒於周行者大理人情之所必至而無毫髮可疑者也目今邊患方棘災沴荐臻國勢危急嫠婦亦憂若臣所犯細過薄罪則臣將不暇顧恤趨事不讓矣今臣惡至慢 上罪在罔赦如是而不有公論行呼唱於道路則雖鄧綰之從他笑罵不至是也先失其身何以事君且臣所恃而願忠者只是方寸地耳今者積慝招戾重遭震薄方寸恇擾失其常度雖欲盡心國事其道末由後日誤事將有甚於今日矣此臣所以低徊掩泣而不敢前進者也伏惟 聖明天地父母陽舒陰慘莫非生成之澤斥逐小臣以正邦刑而使之杜門內訟遷善改過則桑榆之收庶幾可望

要各全書 疏劄五
臣無任激切惶悶瞻仰懇祈之至

三疏

伏承 聖教仁覆憫下辭旨之懇責望之重決非螻
蟻微臣所敢承當捧讀隕越感淚如瀉嗚呼 殿下
之教發於臣則誤矣其待士之禮則真帝王之盛德
也使臣有微瑕細愆可洗而進則何敢執滯謬見以
拂 聖衷乎良以擅權慢 上死有餘辜雖欲抗顏
更立清朝有所不敢故復抽肝腎仰叫 天閭冀蒙
憐察焉傳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兵官可無四維不可無也臣本輕疎迂拙不適世
用之人也自知非才甘老溝壑幸際 聖明不遺管

蒯誤恩屢下不敢終遜一縻寵榮迷不知返方物出
謀動輒失宜揣分揆義當尋途初只緣國家多事新
經 詔使又值胡變無隙可退黽勉遲徊滓穢明廷
顧影自慙爲日已久况今僨事得罪公論衆怒難犯
有如水火如是而貪 恩戀寵叨冒不已則其棄禮
義而捐廉恥甚矣愚臣無狀雖不足道奈壞清朝士
風何哉昔者 皇朝兵部尙書劉大夏以微事忤旨
孝宗皇帝欲切責而以大夏將以不職固辭則無人
可代故乃止不責誠以大卿得責則雖賢才如大夏
者勢難在位故也今者么麼小臣於朝廷不能爲有
無何異九牛一毛而犯罪深重公論憤激則非因事

切責之比何敢仍冒重任兜攬四方之譏侮使人心
 益解紀綱益頽乎歷觀古昔人臣排公論犯眾怒而
 得寵於君上者若非佞幸嬖臣則必是患失鄙夫臣
 雖至愚極陋區區自守實不敢以嬖臣鄙夫自處用
 是憂惶不敢承 命臣罪至是而尤重矣伏望 聖
 慈深思義理務振綱維亟 命貶斥擇人改授上伸
 朝家之法下遂匹夫之志則臣之感激圖報雖隕首
 結草有不足言小懲大戒得無大過於後日則未死
 之前豈無效忠之時乎臣無任兢隕悶迫之至

四疏

伏以泥塗賤臣干瀆

宸嚴不自知止罪合萬死

綸音溫諭訓辭益重感激之餘惶悶尤深嗚呼使臣
 可以仰裨 聖德贊成功業則是乃賢士也明時清
 議寧有不容賢士之理乎今臣身負罔赦之罪安敢
 議公論於過中之地晏然從仕貪天之寵耶臣之無
 狀舉國擲揄而 天鑒偶未深燭譴責不加 恩遇
 反隆此臣所以撫躬揆分益抱危悚者也堂堂盛朝
 多士濟濟輿望所屬豈無其人主兵重地非腐儒所
 可久冒也嗚呼 殿下以臣為小人耶為君子耶如
 以為小人則當斥逐之不暇豈待人言如以為君子
 則古今天下寧有負罪耐彈易進難退之君子乎反
 覆思惟勢難仍忝况今邊報日急時事艱危司馬之

職總制四方一日曠廢爲患不貲臣既不敢就職而
聖明又闕俞音則遷延誤事臣罪日重必至於糜身
病國而後乃已也用是憂悶食不下咽伏乞 聖慈
上思國法之難撓下念臣志之難奪亟 命貶黜使
得收拾闕敗得齒恒人則公私幸甚

五疏

伏承 聖教矜念微臣軫慮兵務 溫旨丁寧諭以
委任臣誠感激涕泗交頤嗚呼使臣可以承當 聖
旨少補時事則安敢終始膠固以負 聖恩乎抑臣
有所大悶而不敢明言者今被 嚴命日迫不得不
罄竭所懷仰控于 君父也臣本愚騃不曉物情自

知與世抹撇退伏田野 恩命稠疊辭不獲免乃敢
以身許國自是厥後只知上有 君父而已不知有
他當事直前不顧左右其於論議尤不能隨俗低昂
積忤時論非一朝一夕 天鑒亦必俯燭矣於是蹤
迹孤危若莠在苗一策纔發百口交謗矛盾掣肘多
敗少成臣之得罪明時實所自取尙誰怨尤竟至於
公論重發擬以無君之罪臣舉何顏更立清朝乎自
古人臣有爲於斯世者必上得君心下協時望然後
主張清論大小響應制事建功無小齟齬矣寧有違
衆獨立動輒顛躓而可以有爲者乎假使直在於臣
勢難苟容况今曲在於臣者乎用是仰慙玄帽俯愧

朱紱寢不帖席食不甘味乞貶之外更無他策嗚呼古語有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者國家不幸戎馬生郊宵旰紆念臣子之所至痛也當此之時臣豈敢生辭退之計乎只是主兵重任決不可仍冒伏乞睿聖深思熟計斷以國法治臣之罪然後許臣從征北道得以自贖則雖乏摧銳陷堅之功可釋負罪引慝之心縱與先軫來濟爲伍臣亦甘心臣無任惶悶切迫之至

六疏

伏以人君爲政貴於兼聽而戒以偏信人臣效忠務在集善而忌於獨進今臣誤事違衆理合貶斥茲欲

省躬改圖全節晚境故累陳危悃仰瀆不已者實出內訟期以受罪初非具文飾辭備數塞責而已也伏承聖教乃出意望之外捧讀惶悶無以爲心也殿下誠欲獨任愚臣而以物議爲衆咻則臣之得罪於公論尤重矣臣誠不賢也則殿下雖欲任以國事負乘致寇將焉用之乎臣誠賢也則安有違公論犯衆怒獨媚君父苟保爵祿之賢者乎嗚呼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驕於匹夫其過猶大驕於君父其罪伊何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古人尙避其名今臣自蹈其實擅權驕君是何等罪狀乎豈可以公論爲誣而敢舉面目於周行乎在臣之

義只當退而反己一味羞縮而已更無他計兵務久曠誠爲急切可代臣職豈無其人伏望 聖明更加三思貶臣之職少快輿情然後或使從征北道贊畫戎幕之下或使白衣隨行得參謀臣之末俾效一得之愚少酬從前願忠之志則 殿下於治臣之罪用臣之策兩得其道而無憾矣辭竭情迫不知所云

辭吏曹判書疏

伏承 聖批辭旨懇惻慰諭丁寧百代之下可泣鬼神况臣親受何以爲心捧讀未半涕泗交頤 殿下於待臣子之情嗚呼至矣恨臣非人無以仰副 聖意也矧伊新除是百官之長臣方負罪引慝寧有冒

據之理戰慄踟躕甚於前日也竊念近日之事不出於搢紳之不相知耳輾轉相激竟不相保誠非始慮所及也攻擊雖過臣實多疵過旣均有罪當分受臣是何人獨免譴罰反承 寵渥乎噫士生斯世遭遇聖君千載一幸同寅協恭竭誠致身圖治濟世正在今日而事乃大謬紛紜乖隔惟爭勝負不恤是非甚至於同舟變爲敵國朋友按劍相眄下至章甫亦成蠻觸朝廷閭巷判而爲二引長爭短厚養禍胎後日之患有不可測此真千古所無之變遂使 至尊獨憂 社稷嗚呼痛哉靜思厥咎職臣之由擢髮糜身無以仰謝 君父矣義當杜門席橐內訟改圖以

收桑榆以蓋前愆安敢抗顏無恥再穢清朝乎日今
方生之說日新交馳殊無寧息之期而羣疑未定衆
怒猶鬱必得心公識明輿望所服者秉國之衡抑退
浮躁獎進恬靖鎮定過激之論然後潰裂之勢庶可
收拾豈可以冢宰重任遽授敗露之愚臣乎伏望
聖慈上念國事下諒臣衷免臣新授之職悉革兼帶
之任擇授其人而許臣索居畏慎修省得齒平人則
天固玉汝而殿下成之也天地父母之恩將何以
仰報乎嗟乎瞻仰 耿光是臣至情戀恩雖切揆義
難進累日沈思髮白心爛躑躅超超竟上辭章臨紙
嗚咽不知所裁

再疏

伏以愚臣事 君無狀招尤速戾自作之孽無所逃
遁 天恩曲庇既免顯戮仍保爵祿生死肉骨仰報
末由以臣之身苟利於國摩頂放踵亦無所辭第惟
任大力絲終歸債事上累 聖哲下失臣身則不敢
不叫閭闔一盡愚懇也嗚呼 殿下於臣不忘犬馬
之勞比於帷蓋之賜使之得保首領則猶有所護也
無已而必置臣於冢宰畀以銓衡者是欲用臣以爲
國事也無乃 聖明偶未之思乎臣雖至愚自知則
明臣之冒據重任其不可者有四請冒斧鉞之誅而
悉數之伏冀 睿察焉臣稟氣輕浮學問減裂才迂

意廣識淺言闊聽其謀則似忠施諸事則實疎由是衆心不服羣誦所萃今日疵臣者豈皆讎怨實爲公論所非其不可者一也世道已敗人心已壞因循者無責矯革者罹謗今欲束手無爲則危亡必至建白改紀則衆怒火烈雖以豪傑之才忠良之輔亦難措手况以空疎駁雜如臣者乃敢踴躍棲棲欲有所爲乎其不可者二也臣本愚愿短於審勢累上疏章直觸時忌士心不附孤立無與今日一番騷擾是臣不見信於儕輩所致豈必媒孽構陷而然乎不信乎朋友而能獲乎上者未之前聞今臣強顏秉銓進退人物人誰信服其不可者三也少多疾病到衰尤甚血

氣消耗精神減少暫有勞動輒發惛眩今欲竭智殫慮仰補 宸職則神思不逮陳力就列以效微勞則筋骨不及其不可者四也臣欲變其初心苟保爵位只事舖啜則誠負所學有所不忍如欲量才度力勉循時議則負此四不可終無進步之地臣以何心濫處百官之長乎况今 殿下之國事日危一日民陷塗炭而無拯救之路士趨偷薄而無教育之望朝論渙散莫可收拾百隸怠官末由振作智者縮手賢者遠舉其視朝廷有如危機火坑皆恐禍將及身忠臣痛哭有何所益 殿下宜觀時勢極擇才誠具備可以弘濟艱難者付以扶顛持危之責庶可挽回垂亡

之勢矣如臣百敗孤蹤一誤已甚寧容再誤臣今百
爾思量決無供職之理知臣莫如君臣今控辭出於
肝膈 聖明豈不俯燭乎臣之詣闕誠切戀主欲瞻
天光而已擔當時事實非所堪伏惟 聖明仁覆憫
下曲施恩私如蒙許臣休官退歸田里得與章甫之
徒習爲絃誦歌頌 聖德則是臣至願也如以 聖
智不遺管蒯欲盡人才則遞臣冢宰及文衡之任置
之閒局使之出入 經幄有所補拾因參議臣之末
得獻愚忠則用適其宜而不害於公私矣伏願 聖
明曲加採納焉臣路中抱疾赴 召稽緩臣罪至此
而尤重矣無任惶恐戰慄之至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七

